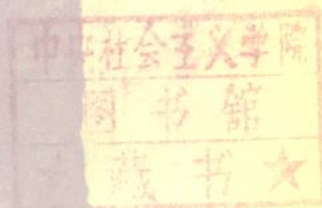


浪 荡 女 人

米
尔
内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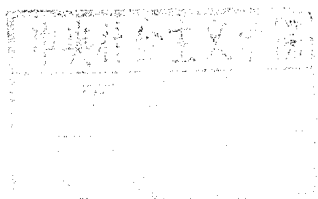
1512.44/15

浪 荡 女 人

60373

〔俄〕米 尔 内 著

王 之 王家骥 程 文 译

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ПАНАС МИРНЫЙ
ГУЛЯЩАЯ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Москва 1957

浪 蕩 女 人
Langdang Nüren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48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5 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1985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20,000

书号 10208·206

定价 3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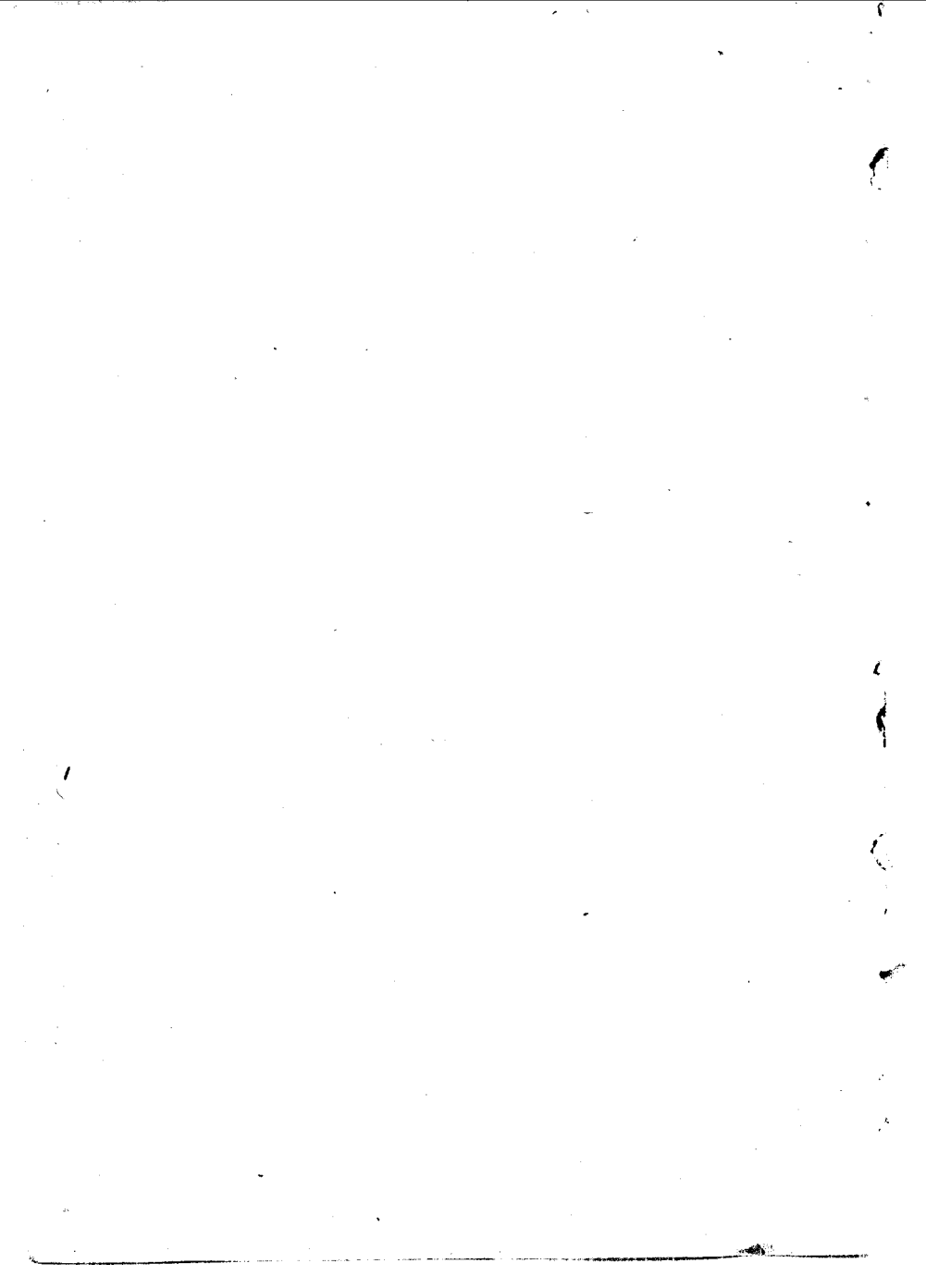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第一部	在乡下	王之译 (1)
第二部	在城里	王之译 (119)
第三部	误入歧途	王之译 (265)
第四部	堕入深渊	王家骥 程文译 (489)
译后记		(805)

第一部

在 乡 下





人们不记得有过这么恶劣、酷寒的冬天！秋季多雨，从圣母节^①开始下雨，一直下个不停，直到圣诞节的斋期。地都下透了，已经再吸不进水了。水在田野和沟壑里流成了河，聚成了湖；那些通行车辆的道路上泥泞不堪——既不能过人，也不能行车。不用说到其他村庄，连到邻居家里，也有好几个星期去不成了；人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。院子里收秋的活儿停止了。谁家干燥棚，就不慌不忙地脱粒，把夏季受苦受累捞到的粮食收打完。全马里雅诺夫卡才有多少座干燥棚呢？收税人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家有一座，神甫家有一座，再就是老爷家还有一座。别的人家，——粮食就只好烂在禾捆垛里了……庄稼人眼看着那灌满水的打谷场和一些变黑倒在地上的禾捆垛，心疼极了。杰米坚科家的黑麦垛发芽了；克努尔家老鼠咬坏了两垛；禾捆垛歪了，倒了，成了一堆废料。奥斯塔片科家房顶漏了，雨水流进了屋；本来打算秋天重修，却遇上了连阴天。热病在村里流行起来……无处挣钱，就没钱了。有些人缺粮，也没有人可借。真糟糕，这是上帝的惩罚啊！大家请人来唱颂歌，作祈

① 旧俄历十月一日。

祷，也无济于事。

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斋期。在最后一次掌食日前夕，来了寒流；黎明下了一场小雪。严寒持续了一个星期，土地冻透了，变硬了。因此大家高兴起来，立刻奔着粮食去了。从早到晚，禾垛之间连枷响个不停，打谷场上传出铲子擦地的声响——老百姓顿时都忙活起来了！过了一个星期，在原来堆放那些发黑的禾捆垛的地方，出现了一片高高的黄色的禾秸垛。粮食收完了，可是休想运进城里，上市场或者赶集，路上的泥泞上冻了，结冰了，车却出不了院子！有几个性急的人驾车出去，就后悔了：有一个伤了一头犍牛，另一个一下毁了一对牛。有一家有一匹小马，他还能运送一点。然而村里有几匹马呢？马里雅诺夫卡的村民历来都是农夫，然而在田野里干活的不是马，而是犍牛——牛有力气嘛。马里雅诺夫卡村民爱养的不是马，而是犍牛；难道光是骑马出去游山玩水吗，犍牛才是干活的牲口。它本来就够可怜的，可是人家还逼着缴人头税：因为绵羊、猪、母牛——都不值钱；大家送到乡里，在那里卖掉……老百姓发愁，伤心：人家只付给一半价钱，可另一半到哪里去要？大家都垂头丧气。只希望到城里赶尼古拉节集去：如果在那里还卖不出去的话，那么食物就落空啦！老百姓抱着希望，祈祷着哪怕下点雪，在路上撒一层也好；乘雪橇与坐大车总不一样，——牲口会轻快些，放东西也会多些。

纳乌姆节那天天气暖和起来。太阳藏进青云后面；刮起了南风，开始化冻了。解冻天气持续了三天。瓦尔瓦拉

节前夜开始下雪；早晨已落下了好多雪。老百姓往集市奔去：有牲口的就用自家的，没有牲口的就去求邻居。有人乘雪橇，有人步行进城：每人都要卖点什么，买点什么。

皮利普·普里特卡也去求自己的邻居和干亲家卡尔波·兹多尔。皮利普往他的雪橇上放了五袋黑麦、一袋小麦、半袋黍米，这就是能凑起来的所有剩余的粮食了；他曾求过干亲家，在瓦尔瓦拉节清早他们乘雪橇进城。兹多尔全家都来送行；皮利普的妻子普里西卡也来送了，这是一个还不算太老却已有几分老相的女人；皮利普的女儿赫丽斯佳也来同他们告别，这姑娘才十七岁。普里西卡嘱咐丈夫至少买半普特盐；赫丽斯佳要求父亲从城里带点小礼物回来，象戒指啦，耳环啦，还有什么缘带啦……

“行啦，行啦！我全带来！”皮利普苦笑起来，可是自己想得更多的已经不是女儿和她的愿望，他想的是人头税，这事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提过已经不止一次了。

马里雅诺夫卡离城里大约二十俄里。如果天亮前动身的话，午饭时刚好赶到。他们这么盘算一下，便动身上路了。早晨雪下得不大，后来下得越来越密越急。本来很沉寂，这时寒风凛冽，雪花打转。午饭时形成了这么大的暴风雪，整个世界都看不见了！不是风——而是暴风雪呼啸着，在地上卷起成座的雪山，好象稠泥粥一般，还混杂着空中的雪尘。不见天，不见地——一片对面不见人的茫茫雪雾……简直可怕，简直令人忧烦！这样一来，从瓦尔瓦拉节中午起，而后是萨瓦节整天。家家院里都堆成这样的雪山，

看看都害怕；有些农舍完全被雪盖满，埋住了。马里雅诺夫卡坐落在两座小山当中，而中间是一片低地，在浓密的柳林当中——有座池塘。现在这片低地再也看不见了；那些高大的柳树的条条小枝，好象杂草茎秆似的，从雪地下边露出来；街道被雪堵满盖严；家家院里一座座大雪丘堆得跟农舍一般高，只有风才拂去雪堆的一点表层。普里特卡家的庄园就在村边，紧靠村口栅栏旁，院里那些小棚子和小畜栏都堆满了雪，五座大雪堆排在农舍旁边，好象守卫一般，风卷起雪堆表层的积雪，吹过农舍去；而在烟囱旁堆成那样一条雪脊，真弄不清这是住人的地方，还真是刮成的这样一座雪山呢？……到尼古拉节那天暴风雪止息了，但是严寒袭来依然刺人，风也依然猛刮，依然能把人吹倒……人们不记得有过这么寒冷的日子！寒鸦在树上冻死，象小冰块似的掉下来；麻雀在屋檐下冻僵了……已经到了什么节日，可是教堂里既不敲钟，也不祈祷；到教堂过不去啊！一清早人们拿起铲子，本想在雪地上清出一条路来，结果也扔下，各自回家去了……牲口三天没有饮水；饮牲口的地方堆满雪，连牲口也受了大罪；添上一抱干草，就对付着活吧……绵羊，牛犊开始死亡……再这么过上两天，村里的牲畜全都得死掉！俗话说得对：“瓦尔瓦拉爱吓唬，萨瓦要用雪铺路，尼古拉准用冰封住。”

早晨，普里西卡打算从屋里出去，但打不开门，哭也白搭！皮里普接盖了一间简陋的小房代替前室，从外面用畜粪把它围上。现在吹得这间小房里堆满了雪！可是好象故

意为难似的，就在这时，所有的燃料都烧光了，食品也完了，缺柴生炉灶，也没有东西煮红甜菜汤。普里西卡同赫丽斯佳好不容易用手扒开雪，打开了门：户外再没有地方好扔雪了，只得扒进屋里……雪融化了，一汪水流到床板下边、炉灶下边、长凳下边；屋里变得又冷又湿，好象在冰窖里一般……好歹把门打开了。她们重新把雪从屋里扔进过道，再从过道扔到外边。两人累坏了，甚至出了一身汗。她们把小房里的雪清出去，便用一只放在屋角里闲着不用的篱栅挡住了门。现在无论如何得去取干草；不能待在不生火的屋里啊！赫丽斯佳年纪轻，她想冲出去取，却一头摔在了雪堆里。普里西卡扑过去拉她，母女俩吵吵嚷嚷。邻院里也传来这样的大喊大叫，那边也好不了多少。大街上有人又嚷又骂，有人哈哈大笑……真叫人哭笑不得！……赫丽斯佳好不容易挣扎出来，又冲过去——又陷住了……

“等一等，”普里西卡说，“咱们拿个脸盆，用盆掏雪吧！”

她们取来了一个脸盆。农舍周围有了一条通道；在几座雪堆中间也出现了空隙；她们把雪移到这些空隙当中撒开。在农舍周围很快堆起了一道雪墙……她们好不容易取到了干草。赫丽斯佳把五捆干草拖回屋里。普里西卡完全筋疲力尽了，躺在床上，并且哼哼不止……烧的她们弄到了，现在该下地窖了。赫丽斯佳本想钻进去，——哪还进得去呢，连想都别想啦！

“去它的吧，这个地窖！这里还剩点甜菜，咱们煮红甜菜汤吧，也有黍米，做粥够用啦。”普里西卡打定了主意，“就

缺土豆，哎，管它呢！”

赫丽斯佳生着了炉灶，干草一下子着起来，冒了满屋的浓烟。

“烟囱被雪堵住了……多么倒霉啊！”赫丽斯佳还没说完这句话，就有整个大雪块响着落在炉口前的小台上了。赫丽斯佳急忙把它搬进了过道里。浓烟在炉口前的小台上空翻滚，寻找出口；但这时又有雪从烟道落下来，于是浓烟立刻进了烟囱……谢天谢地！干草烧得又旺又亮了。

在普里西卡躺着休息的工夫，赫丽斯佳在做饭……赫丽斯佳是个伶俐姑娘，她有一双巧手！转瞬间她生好了炉灶，做好了午饭。当她关上了炉门时，屋里便暖和起来……可是外边那种暴风又刮起来，简直是一场灾难！

早晨露过太阳，可是现在又躲到云后边去了；青云阴沉，遮满天空。风每分钟都在加剧，从地面把雪卷起来，打着旋，抛撒到四面八方。仿佛马群在围着农舍奔跑，在顶间作响，在烟囱上悲哀地歌唱。眼下，呆在家中温暖的屋子里的人很舒服，可那些在荒外，走在路上的人又会怎么样呢？……

普里西卡心痛起来。今天她等着皮利普。大概他早晨就上路了。真不得了，他怎么还没到家？雪会把他卷走掩埋，人会倒毙，会冻死的。

普里西卡脸色苍白，垂头丧气，她在屋里勉强走来走去，并且总是唉声叹气。她们好久都没有坐下来吃午饭，总是等着——马上就会到的……午饭吃过了，可是皮利普一

直没来。天色已晚，他还没有回来。种种不祥的念头折磨着普里西卡。

“爸爸怎么还没来呢？天哪，可别，在野地里会遇上暴风雪……”赫丽斯佳低声说。

普里西卡好不容易克制着没喊出声来。女儿的话象一把刀子在戳着她的心……一阵大风刮得屋顶噼啪直响，敲打着窗户，在烟囱上发出尖细而悲哀的呼号，——普里西卡心头一阵发冷。

夜色降临到大地，这是灰色的阴森的夜。光线勉强透过冰冷的玻璃；各个角落阴影更浓；昏暗笼罩了整个农舍。

“点灯吧！”普里西卡悲伤地说。

赫丽斯佳点起了一个小灯碗，把它放在烟囱旁边的台子上。灯蕊微弱地燃亮了，冒出烟来，充满整个农舍；风吹过农舍；发灰的火焰闪烁摇晃，仿佛一个垂死的人闪动暗淡的目光。赫丽斯佳看了母亲一眼，心里感到害怕了；她脸色黑黄，坐在床上，盘着腿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；一顶女帽滑到脑后，歪在一边；灰色的发绀从女帽下边搭拉下来，好象枯藤一般；她那长长的身影在潮湿的墙壁上晃动。

“妈妈！”赫丽斯佳喊了一声。

普里西卡抬起头，向女儿望了一眼，那么痛苦、那么忧伤地看了看……这么一看使赫丽斯佳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

“屋里有风！要不要生起火来？”赫丽斯佳问。

“随你便吧。”普里西卡回答，便又把头垂到胸前。

赫丽斯佳生起火来……明亮的火舌从那些干草细秆上

腾起，火星在炉灶黑色的拱门附近飞舞；一股火焰盘旋上升——照亮了全屋，从冰冷的小窗上闪过，随之又熄灭了。赫丽斯佳把干草抛进去……又一次……再一次……火焰重又盘旋升起，光亮充满全屋。赫丽斯佳的身影在火光的映衬下，象个黑色的幽灵；一副年轻的圆脸显得艳红，宛如一朵小花，两眼炯炯发亮……火焰的反光从炉灶里射出来，掠过床铺，照到天花板上……长袍子，女短上衣，裙子——这些衣服挂在一根小竿子上，往床边那个墙角投下了暗影；普里西卡就坐在这片暗影里，一动不动；火焰的反光在她的脸上和衣服上颤动；她反正都一样；她弯着腰，低着头，仿佛倾听暴风雪在外面那么可怕地呼啸哀号……于是她觉得仿佛有人在那里两脚踏步……哼哼起来，大声地抓门，往门里闯。听，还有人在说话。

“好大的暴风雪，上帝啊！”赫丽斯佳低声说。

“安静！”普里西卡抬起头来，喊了一声。她的脸上有了生气，眼里闪出欢乐的神情。

“哎，你们在家里吧！……听得见吧！……”从街上传来说话声。

普里西卡从床上跳下来，向过道冲去。

“是你，皮利普？”她一边问，一边透过篱栅看到一个满身雪花的男人的身影。

“到你们家来怎么还得站在路旁边呢？”那声音追问道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赫丽斯佳又问。

“我呀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收税人格里齐科·苏普鲁年科。快让我进屋吧……
瞧这大风雪啊！瞧这大风雪啊！”

在格里齐科的帮助下，他们把篱栅往穿堂里挪开，大家一起进了屋。格里齐科是条壮汉，还穿着带风帽的呢上衣，头快顶到天花板了。

“你们好哇！”他打过招呼，把风帽同暖帽一起摘下来，露出满头蓬乱的白发、冷峻的长圆脸、紧皱的眉毛、长长的结上冰的大胡子。

“您好！”普里西卡回答。

“祝你们今天好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皮利普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

“你瞧这事！见鬼，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！……要知道我得见他。他在哪里？”

“瓦尔瓦拉节那天他赶集去了，从那就再没有看见。”普里西卡叹息着答道。

“见鬼，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！”格里齐科反复说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人头税，就是这么回事！”格里齐科威胁地大喊一声，满屋走来走去，两脚不时地互相敲打着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普里西卡沉默一会儿，说，“他一回来，我就告诉他……他带了点粮食去卖，如果他卖掉了……”

“我不止从你一个人嘴里听到这一套了！”格里齐科插嘴说，“鬼支使他们赶集去！人家会逼他们去：去吧！……而且是这样的天气……嘿——嘿！”

“他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呢？”赫丽斯佳问。

“鬼知道他们！简直倒霉！”格里齐科搔着后脑勺说，“他们自管在集市上游逛，喝酒，可你在这里征收你的税吧……”

普里西卡没有作声。她非常了解格里齐科：全村再没有象他这么急躁的人了。惹他发火那很容易，可是你一生气，他就会象牛蒡草似的跟你纠缠不休。最好还是不吭声。格里齐科也不说话了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时地呵气暖暖手，搓一搓，两脚互相磕打磕打。

“眼下还得去找古德兹！够远的！”格里齐科生气了，“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得把人累死！……哪怕他们能交出钱来也好啊。”

“要是没钱，可怎么办呢！”普里西卡低声反驳说，“要交得出那不更好么？……不是没有地方去挣钱嘛。”

“扯谎！”格里齐科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就有这样一些懒汉，就有这样的鬼习气！他们就喜欢这一套：你就几十次地跑，去央求他好了，央求吧！……就是没的交，即便是应该交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：宁可在小酒馆里喝掉，也不愿交给公家。”

“要真有东西交就好了，”普里西卡笑着说，“倒不是因为带着下了酒馆。如果谁真有东西的话，看来也已经被别人

家勒索光了。他们要勒索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这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事……人家让你交，你就交好了。”

“这种事也该有个头了……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拿走了……人们卖掉了绵羊，卖掉了猪，卖掉了多余的破衣服……落了个一无所有。这税要收到什么时候为止，又从哪儿才能收得到呢？瞧，地主老爷们有多少土地——量都量不过来！也该从他们那里收才是。”

“从他们手里就不收吗？你以为会宽容吗？也收！”

“可不象从我们手里收得这么多。从他们手里是收土地税，可是对我们呢？又是人头税，又是赎金，又是地方自治局税，又是村社税！……上帝啊！就算能过上好日子——也别给仇人祝愿啊！”

“你就扯吧！难道这有什么用吗？给个火，姑娘，抽袋烟。”格里齐科走近炉灶，低声说。

赫丽斯佳扒出了烧红的火炭。

“这怎么拿？”格里齐科喊了一声，手指着一堆有点火星的灰烬，“跟小伙子们一起恐怕也是这么活泼吧。”他恶毒地插嘴说，“给点干草！”

赫丽斯佳拿一把干草拧成一条草辫，点着了，递给格里齐科。

“那么你就告诉皮利普一定把钱送来，”格里齐科把草辫子放到烟斗上说。火亮的反光掠过他的面孔，照亮他紧皱的双眉，还有正朝赫丽斯佳斜睨着的那副气愤的炯炯发